

敦煌密牧圖像概述

著者	彭 金章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FIGURES AND PLACES OF THE SACRED
volume	18
page range	29-37
year	2003-03-31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敦煌密牧図像概述 Iconography of Esoteric (Tantric) Buddhism at Dunhuang
URL	http://doi.org/10.15055/00002951

敦煌密教圖像概述

彭 金章

中国敦煌研究院

經過多年調查和研究得知，在敦煌石窟既有漢密圖像，又有藏密圖像，就全國漢地唐密系統而言，現存密教遺迹、密教圖像中，以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漢密遺迹、漢密圖像最豐富、最完整。據初步統計保存至今比較常見的密教圖像有十一面觀音41幅^①，其中洞窟壁畫32幅，藏經洞所出絹畫9幅。千手千眼觀音71幅^②，其中洞窟壁畫57幅，藏經洞所出絹、麻、紙畫14幅。不空羼索觀音80幅^③，其中洞窟壁畫75幅，藏經洞所出絹畫5幅。如意輪觀音80幅，其中洞窟壁畫72幅，藏經洞所出絹畫8幅^④。千手千鉢文殊18幅，其中洞窟壁畫17幅，藏經洞所出絹畫1幅。除此之外，還有孔雀明王、馬頭觀音、水月觀音、密嚴經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地藏與十王、六趣輪回、四臂觀音、六臂觀音、八臂觀音、金剛杵觀音、金剛劍菩薩等就不一一列舉了。而藏傳密迹中，西藏現存多十五世紀格魯教派興起以後的遺迹，十五世紀初期以前的遺迹，特別是盛于蒙元迄于明朝中期較為確切的薩迦、噶舉兩派遺迹，亦以敦煌、安西兩地石窟中所遺存者最為完整，比較重要的洞窟有安西東千佛洞第5窟、榆林窟第2、3、4、29窟以及莫高窟第462、463、465窟。其中尤以第465窟最典型。另外還有藏經洞所出大量與密教有關的漢、藏文文獻，為密教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一、 敦煌石窟中的漢密圖像

1、北朝時期：據《歷代三寶記》記載，早在東漢魏晉時期，《陀羅尼咒經》、《大總持神咒經》等多種密教雜咒經典已在中國有了傳譯，到了東晉，又有《孔雀明王經》分別譯于建康和長安。此後諸神咒、陀羅尼的漢譯不絕于南北。隨著雜密咒經的傳播，雜密圖像也就在漢地出現了。就全國而言，保存至今時代最早的雜密形像是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第7—8窟屬於北魏孝文帝時期（477—494年）的護法摩醯首羅天、鳩摩羅天^⑤。而在敦煌莫高窟則以西魏大統四年（538年）以前開鑿的第285窟西壁中龕兩側繪製的鳩摩羅天、摩醯首羅天、毗那耶迦天、那羅延天等多頭多臂的雜密護法諸天的時代最早^⑥。據學者研究，西魏時期的洞窟有十餘個，但雜密圖像卻很少。這個時期雜密圖像數量少應是信仰者不多的具體反映。

2、隋至初唐時期：西元7世紀以來，印度密教發展到正純密教，顯教漸衰，所以隋至初唐年間東來的僧人如闍那崛多、達磨笈多等都譯有密典。而當時有名的中國高僧如玄奘、義淨等也積極將密典譯為漢文。其中影響後世較大的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乘密嚴經》以及由玄奘于656年重新漢譯的《十一面神咒心經》和659年重譯的《不空羼索神咒心經》、義淨於693年重譯的《不空羼索咒心經》以及於709年重譯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如意輪陀羅尼經》和新譯的三十卷本《不空羼索神變真言經》等。隨著更多密教經典的漢譯和傳播，密教圖像也就逐漸多了起來。就敦煌石窟而言，開鑿于隋開皇五年（585年）的第305窟主室中部所設方壇可能與密教有

關^⑦。初唐時期(618—704年)的第340、334、321、331窟^⑧、榆林窟第23窟的十一面觀音以及第341窟的八臂觀音，均屬密教圖像。但從總體上看，這個時期密教圖像種類和數量還很少，繪製於洞窟的位置又往往在主室東壁或前室，尚未繪製於洞窟的重要位置，表明此時的密教地位尚不高，密教尚不為多數人所信奉。

3、盛唐時期(705—780年)：據史籍記載，完整系統的密教東傳，始於“開元大三士”善無畏(637—735年)、金剛智(699—741年)、不空(705—774年)的相繼東來，三位密教大師先後漢譯出多部密教經典和儀軌，其中有密教胎藏界本經《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世稱《大日經》，密教金剛界本經《金剛頂瑜珈中略出念誦法》，簡稱《金剛頂經》以及大量念誦儀軌，對密教修持與傳播起了重要作用。密教經典至此充斥中土。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密教大師不空曾於天寶十二、三載(753—754年)赴河西至武威住開元寺弘密，更是直接刺激了敦煌密教的繁榮。莫高窟自盛唐以後密教圖像無論在種類、數量乃至繪製於洞窟位置等方面，持續發展了較長時期與此不無關係。敦煌石窟中盛唐時期主要的密教圖像除繼續流行十一面觀音、八臂觀音外，新出現了千手千眼觀音^⑨、如意輪觀音、不空羂索觀音、孔雀明王、四臂觀音以及三頭六臂觀音等。從總體上看，其種類和數量均遠遠超過初唐時期，表明這個時期密教信仰者已比較多。但具體到某一種密教圖像數量的多少，則受該圖像流行與否，以及是否受到信徒的歡迎有關。至於繪製於洞窟中的位置也較前有了很大變化，幾乎擴展到窟內各壁，在第165、169窟甬道頂部繪製了孔雀明王，甚至還在第148窟南北壁出現了如意輪觀音龕和不空羂索觀音龕兩個莫高窟最早的密教龕^⑩。從而反映了漢密圖像越來越受到重視，這同樣是此前敦煌石窟所沒有的。

4、中唐時期：即吐蕃佔領敦煌時期(781—848年)。這個階段敦煌石窟漢密圖像除繼續流行十一面觀音、千手千眼觀音、如意輪觀音、不空羂索觀音、四臂觀音外，新出現了千手千鉢文殊^⑪(圖一)、金剛杵觀音、東方不動佛、寶幢香菩薩、楊柳枝觀音、交杵等密教圖像，其種類和數量超過盛唐時期，這個時期的密教圖像不僅繪製於洞窟各壁，甚至在第7、361、370窟主室頂心繪製了交杵^⑫，在第231和238窟甬道頂分別繪製了千手千眼觀音^⑬和四臂觀音。主室頂部在洞窟中是最重要的地方，密教圖像繪製於此，反映了密教地位的顯著提高，這無疑是密教繼續發展的反映。

5、晚唐時期(848—906年)：即張氏統治敦煌時期。此時期的密教圖像除十一面觀音、千手千眼觀音(圖二)、如意輪觀音(圖三)、不空羂索觀音(圖四)、孔雀明王、四臂觀音、千手千鉢文殊、金剛杵觀音、交杵繼續流行外，新出現的密教圖像有密嚴經變、金剛三昧菩薩、八臂寶幢菩薩、三面四臂菩薩等。密教圖像的種類和數量均超過中唐時期。此階段最應予注目的是，在主室頂心不僅繼續繪製交杵(第14、30、140窟)，而且在第10窟和第161窟主室頂心還分別繪製了十一面觀音經變^⑭和千手千眼觀音經變^⑮。這是以前所未見的，表明這個時期密教圖像神位更高。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第156窟西壁龕頂^⑯以及第14窟的主要壁畫^⑰，其內容幾乎都與密教有關。這些現象充分表明，晚唐時期是敦煌密教最繁盛時期。探其原因當與都城長安密教之盛有關。

6、曹氏時期(907—1035年)：即五代初到北宋前期。此時期的主要密教圖像除繼續流行十一面觀音、千手千眼觀音、如意輪觀音、不空羂索觀音、孔雀明王、千手千鉢文殊、八臂觀音等形象外，新出現了地藏與十王^⑱、六趣輪回^⑲、水月觀音^⑳、六臂觀音、馬頭觀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天鼓音佛、最勝音佛、金剛劍菩薩等，從密教圖像種類和數量分析，表明此階段敦煌

密教似仍在發展。但從繪製於洞窟的位置比晚唐時期稍有變化分析，即主室頂心僅繪製交杵（第289、364窟），不再繪製其他密教經變，而在甬道頂卻仍繪製十一面觀音、千手千眼觀音、孔雀明王，與中唐時期的情況相類似。表明其神位已不如晚唐時期高。這或許說明敦煌漢密的鼎盛時期已經過去。

7、西夏時期（1036—1226年）：此時期的主要漢密圖像除十一面觀音、千手千眼觀音^④、如意輪觀音、不空羅索觀音、千手千鉢文殊、水月觀音、八臂觀音、交杵等繼續流行外，馬頭觀音、孔雀明王、金剛杵觀音、金剛劍菩薩、密嚴經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等已不再流行。漢密圖像的種類和數量都遠遠少於曹氏時期，表明這個時期漢密正在衰退，究其原因，很可能與西夏中晚期更加神秘的藏傳密教在西夏境內的傳播有關。

8、蒙元時期（1227—1386年）：這個時期莫高窟和榆林窟的漢密進一步衰退，漢密圖像的種類和數量更為減少，除千手千眼觀音外^⑤，千手千鉢文殊等通常所見的主要漢密圖像已不再流行。標誌著漢密在敦煌地區的傳播已近尾聲，並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通過以上對敦煌石窟諸多漢密圖像的考察不難發現，洞窟中的漢密圖像都是依據有關密教《經》、《軌》繪製的，但又不拘泥於《經》、《軌》規定。比較普遍的情況是，早期繪製的漢密圖像基本上符合《經》、《軌》規定。而晚期繪製的漢密圖像有的則與《經》、《軌》記載多有出入較，離經叛道的傾向比較明顯。比如盛唐時期第148窟主室東壁門上繪製的千手千眼觀音經變基本符合《經》、《軌》規定。而西夏時期繪製的榆林窟第3窟五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經變則與《經》、《軌》規定出入較多。該千手千眼觀音手持法器、寶物多達166件，其中有52種104件不見《經》、《軌》記載，而後者均為世俗人從事生產、生活的工具或用具、訓養的動物、使用的樂器以及從事工農商藝諸行活動的場面等，這或許是漢密進一步世俗化的結果。其目的可能是為了滿足信奉者通過供養漢密圖像而幻想得到現實利益的願望。

二、敦煌石窟中的藏密圖像

據史籍記載，西夏王國的統治者信奉佛教，西夏初期主要吸收中原佛教，但到西夏中晚期則對吐蕃流行的藏傳佛教——即藏密採取兼收並蓄的態度。西藏佛教噶瑪噶舉派的藏索哇和薩迦派的回巴瓦國師覺本，于仁孝皇帝（1140—1193年）在位期間先後來到西夏傳授藏傳佛教的經義和儀軌，很受寵信，被西夏王尊為上師，促使藏密在西夏全境迅速傳播，並得到了很大發展。藏密相對於漢密來講更神秘，更深奧，因而對信徒有更大的吸引力和迷惑性，故藏密在西夏中晚期傳播于瓜沙二州後，漢密也就不再受到重視。到了有元一代，漢密雖仍存在，但藏密卻大為發展，並迅速傳播于長城內外，大江南北，藏密藝術圖像作為中國佛教藝術的奇葩，中華民族的藝術瑰寶，至今仍為世人所稱道。

1、西夏中晚期的藏密圖像：敦煌石窟保存至今屬於西夏時期的藏傳密教圖像，有安西東千佛洞第5窟東壁門北側壁畫，該窟壁畫具有現存早期藏式密像的特點。特別是中部南側的佛塔，與薩迦時期流行的所謂“噶當覺頓”式塔頗有相似之處。榆林窟第3窟、第29窟等西夏晚期洞窟也出現了上寬下窄、肉髻高尖的藏式佛像。而其中的第29窟很可能是當時所謂的秘密堂。而此時期，莫高窟的藏傳密迹則不如安西顯著，究其原因，可能與西夏西境監軍司——平西監軍司置於瓜州有

關。當時的瓜州(安西)地位高於沙洲(敦煌)。

2、元代藏密圖像

屬於元代的藏密遺迹在敦煌莫高窟第462、463、465窟以及安西榆林窟第4窟均有分佈，其中尤以莫高窟第465窟為最典型的純粹藏傳密教的洞窟。據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宿白先生研究，該窟開鑿時間是13世紀晚期。其色彩、畫風完全是藏畫傳統，故推測其畫師可能來自西藏，該窟前室南壁東側有朱書題記“……昌府口塔寺僧人”……達吉祥秦州僧……吉祥山丹口……於元統三年(1335)……八日到此秘密寺……記耳”^②，知此窟元時稱秘密寺。現將該洞窟的壁畫內容簡介如下：

該窟有前後室，平面均呈方形，皆覆斗頂。前室西壁和南北壁各繪一噶當覺頓式佛塔。後室正中建四階圓壇，壇上圖像已無存。壇上方覆斗頂正中及四披分畫五方佛及其著屬。後室東壁門北側繪製的主尊為大黑天(摩訶迦羅)。門南側有三尊主像，其中下左側者為大功德天(摩訶室利)。後室北壁有三鋪像，中鋪主像為雙身，左側主像為單身。中鋪男身應是喜金剛，女身為喜金剛明妃金剛無我母^③。

西壁有三鋪像，中鋪主像雙身，兩側主像為單身。中鋪男身為上樂金剛，女身為上樂金剛明妃金剛亥母^④。南壁三鋪主像皆雙身像，從其特徵分析，其中，東側為大幻金剛及其明妃^⑤。

第465窟壁畫分格佈局，畫面皆用竹筆作適勁的細線描繪，平塗濃彩對比強烈，手心足掌皆施紅色，這些都是十三世紀至十五世紀藏畫特點，喜用蘭白冷色，又是藏畫所習見。噶當覺頓式佛塔也是十三、四世紀藏地流行的塔式。莫高窟能出現如此典型的早期藏式密迹，與自元世祖起既重薩迦派領袖人物為帝師，又重噶舉教派有關。

縱觀密教在古敦煌地區的流行趨勢不難發現，它的出現有其根源，它的發展、繁盛有其適時的氣候和土壤，而它的衰落又有其歷史原因。漢密是這樣，藏密也不例外。總之，敦煌石窟的密教圖像是很豐富的，雖說已有不少學者對此進行過研究並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但相對於敦煌石窟的顯教圖像而言，還是很不夠的，有待於學術界同仁繼續深入探討和研究。

注 釋

- ① 彭金章：《敦煌石窟十一面觀音經變研究》，敦煌研究院篇《段文傑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論文集》，世界圖書出版社、1996年、72—86頁。
- ② 彭金章：《千眼照見 千手護持》，《敦煌研究》第1期、1996年、11—31頁。
- ③ 彭金章：《敦煌石窟不空羼索觀音經變研究》，《敦煌研究》第1期、1999年、1—24頁。
- ④ 樊錦詩 彭金章：《敦煌石窟如意輪觀音經變研究》(待刊。)
- ⑤ 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圖版183、184，文物出版社，1991年。
- ⑥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圖版118、119，文物出版社，1981年。
- ⑦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圖版21，文物出版社，1984年。
- ⑧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圖版55、82，文物出版社，1987年。
- ⑨ 中國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壁畫全集·敦煌6盛唐》圖版198，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年。
- ⑩ 敦煌研究院篇：《敦煌石窟內容總錄》第57頁第148窟，文物出版社，1996年。
- ⑪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圖版119，文物出版社，1987年。
- ⑫ 同⑩第147頁第361窟。

- ⑬ 同⑩第91頁第231窟。
- ⑭ 同⑩第9頁第10窟。
- ⑮ 同⑪圖版145頁。
- ⑯ 同⑩第61頁156窟。
- ⑰ 同⑩第10頁第14窟。
- ⑱ 同⑩第158頁第390窟、第159頁392窟。
- ⑲ 同⑩第70頁第14窟。
- ⑳ 同⑩第6窟第6頁、第135頁第331窟。
- ㉑ 敦煌研究院編：《中國石窟·安西榆林窟》圖版142、144,文物出版社,1997年。
- ㉒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圖版167、170,文物出版社,1987年。
- ㉓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第175頁第465窟,文物出版社,1986年。
- ㉔ 敦煌研究院 江蘇美術出版社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465窟》圖版91,江蘇美術出版社,1996年。
- ㉕ 同㉔圖版45。
- ㉖ 同㉔圖版61。



圖版一：莫高窟中唐第361窟千手千鉢文殊經變

主尊千手千鉢文殊結跏趺坐於從水池中生出的、雙龍王纏繞的須彌山山頂的蓮花座上。其兩側有金剛歌菩薩、金剛舞菩薩、金剛嬉菩薩、金剛縵菩薩、日光菩薩、月光菩薩等眷屬。



圖版二：莫高窟晚唐第161窟窟頂千手千眼觀音經變

主尊千手千眼觀音有六隻大手，分別持三叉戟、金剛杵等法器。有眷屬四身，分別為金剛歌菩薩、金剛舞菩薩、金剛縵菩薩、金剛嬉菩薩。



圖版三：莫高窟晚唐第14窟如意輪觀音經變

主尊如意輪觀音有六臂，右一手思惟、一手持蓮花、一手結手印，左一手持如意輪、一手托寶珠、一手按光明山。有眷屬三十身，其中有金剛歌菩薩、金剛舞菩薩、金剛嬉菩薩、金剛縵菩薩、金剛香菩薩、金剛花菩薩、金剛燈菩薩、金剛塗菩薩等八大供養菩薩。



圖版四：莫高窟晚唐第156窟不空羂索觀音經變

主尊不空羂索觀音有八臂，手中分別持寶印、寶瓶、蓮花等法器。有眷屬十二身，其中有金剛香菩薩、金剛花菩薩、金剛燈菩薩、金剛塗菩薩等外四供養菩薩。

【要旨】

敦煌密教図像概述

彭 金章
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の中には、中国密教図像も、西藏密教図像も含まれている。中国国内の唐代密教の系統から言えば、現存の密教遺跡、密教図像のうち、敦煌の莫高窟、安西榆林窟に所存する漢密遺跡、漢密図像は最も豊富で完全である。

一方、西藏密教15世紀初期以前の遺跡の内にも、この二カ所の所蔵は最も完全に揃い、特に莫高窟の第465号窟は最も典型的である。このほか、藏経洞に所蔵している大量の密教関係の漢文、チベット語の文献が、密教研究に極めて貴重な資料を提供している。

一、敦煌石窟の中の中国密教図像

1. 北朝時期
2. 隋から唐の初期
3. 盛唐時期
4. 中唐時期
5. 晩唐時期
6. 曹氏進期
7. 西夏時期
8. 蒙元時期

二、敦煌石窟の中の西藏密教図像

1. 西夏中後期の西藏密教図像
2. 元代の西藏密教図像

三、結語：敦煌密教は今後更なる研究、検討の必要がある。

[Abstract]

Iconography of Esoteric (Tantric) Buddhism at Dunhuang

PENG Jin Zhang

Dunhuang Institute

Within the rock caves at Dunhuang, one can see both Chinese Mikkyo (Esoteric or Tantric Buddhism) iconography and Tibetan Mikkyo iconography. Speaking in terms of China's domestic Mikkyo system during the T'ang, and considering all existing Mikkyo remains and Mikkyo iconography, the Chinese remains and iconography in Dunhuang's Bakko and Anseyurin caves are the richest and most complete.

Conversely, of all the Tibetan remains before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 possessions of these two sites are the most complete; especially Bakko cave no. 465 which is the most typical. Apart from this, a sutra repository cave containing large quantities of Tibetan and Chinese texts pertaining to Mikkyo provide invaluable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Esoteric Buddhism (Mikkyo).

I. Chinese Mikkyo Iconography in Dunhuang Cave Sites

1. Northern Dynasties (420-589)
2. Sui-early T'ang (Sui: 581-618; T'ang: 618-907)
3. Height of the T'ang
4. Middle T'ang
5. Late T'ang
6. The advent of the Ts'ao Family
7. Hsi-hsia (990-1227)
8. Yuan (the Mongols) [(1206-) 1271-1368]

II. Tibetan Mikkyo Iconography in Dunhuang Cave Sites

1. Tibetan Mikkyo Iconography of mid-late Hsi-hsia
2. Tibetan Mikkyo Iconography of the Yuan

III. Conclusion: Necessary Consider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Dunhuang Mikkyo